

# 此生 再难寻

Ci Sheng  
Zai nan Xun

小楼、著

# 此生 再难寻

Ci Sheng  
Zai nan Xun

小楼 / 著

SMOULOU  
XIAOLO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生再难寻 / 小楼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356-8

I. ①此…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630 号

书 名 此生再难寻

作 者 小 楼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黄 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黄 山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56-8

定 价 3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楔 子 /001
- 第一章 嗟余只影系人间，情深年长 /005
- 第二章 左牵黄，右擎苍，怀中抱着美娇娘 /036
- 第三章 三人行，必有 Loser /070
- 第四章 往事俱成空，恨水难逝 /116
- 第五章 生存即苦难，活着即炼狱 /129
- 第六章 此情无计可消除，心包填塞 /173

Ci Sheng  
Zai nan Xun





目 录  
CONTENTS

- 第七章 | 死生契阔几人存，长歌当哭 /197
- 第八章 | 人生聚散长如此，大梦觉醒 /219
- 第九章 | 我以我血荐轩辕，铮铮铁骨 /243
- 第十章 | 忘记过去的斗争，苦痛也向你微笑 /264
- 大结局 | 是幸福啊！ /286
- 番外 | 龙天、顾沅番外——初心 /307

*Ci Sheng  
Zai nan Xun*



Li Sheng  
Zai nan Xun



## 楔子

## 题记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罗曼·罗兰

七月，盛夏。

门口的绿树浓荫藏不住隐匿骚动的心，干裂如沟壑的皮肤没有一点儿汗液的滋润，像生生闷了一个火盆在身体里，带来随时都要爆炸的焦躁感。

他沉默着往医院里走的时候，正好碰到一对夫妻骂骂咧咧地出来。

“什么破医院，看个急诊还要等两个小时，真要有事人都死绝了！就知道赚钱，不知道多派点儿人，人都干吗去了！不看了！宁愿死在家里，也不来受这份罪！”

脑海中仿佛被勾出了什么，指尖又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似乎有一头困兽咆哮着要冲出体外，撕裂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他情不自禁地紧贴住衣袖里藏着的尖刀，只有那冰冷锋利的触感才能让这颗狂躁不安的心略微冷却。

就这样吧。

是你们逼我的。

他回头望了一眼，残阳如同一道爆烈的强光在天边跳跃着，划下一道如血般鲜红的光暗交界。除此以外，天地一片萧瑟，一栋栋高楼如同钢铁巨人，团团围住这座荒漠般的城市，留下威慑的黑色的影子。

他紧紧地贴着尖刀，迈步走进医院，走进这一片灯火通明的喧嚣之地。

这一刻，他的感官变得非常奇怪，行走的人群只能在视网膜上成为流动的线条，却又能准确锁定每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男女女。耳边的声音像隔着玻璃罩听不真切，但又能捕捉到任何一丝隐藏的暴虐的风向。

他知道右边那个抱着婴儿的男子情绪已经忍到了极点，只要那个护士再说一句“你再等会儿”，就会一巴掌扇过去。

他果然动手了，只是不是巴掌，而是一脚踹在护士的后腰上。护士的身体像弯折的柳条，优美而又惨烈地消失在那扇门里，就像一幅风情画。扑倒的那一刻，他能清楚地看到护士那扬起的下巴像天鹅一样绝美。

大堆的人从他面前跑了过去，有患者，也有医院的人。一个保安一边跑一边擦汗：“今天这是邪了门了，这么一会儿工夫已经两起了……”

他在心中默默地回答——还会更热闹的。

他无声地注视着增援的保安一个个从身边跑了过去，连忙垂下眼睑，生怕别人看出他眼底暗红色的兴奋。他侧身闪进了电梯。

一台小小的电梯里，也凝聚着世事百态。

无视周围挤得跟罐头似的沉默目光，一个中年女子正倚着电梯墙“嘤嘤”地哭着，眼泪和鼻涕横流，形象全无。旁边一个男子不停地劝她：“你别难过了。咱们上上海、北京瞧瞧去，咱不怕花钱，咱不怕，啊。”

女子只是摇头，崩溃地絮叨着：“活不了了，一定是活不了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啊，呜呜呜——”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老天爷偏偏选中了我？

他直直地盯着电梯门上映着的自己的身影，阴郁的目光在那张苍白的面孔上烧出了两个洞。

电梯门打开了，很多人拥了出去。



他心情复杂地也跟着走出电梯，丝毫没发现自己竟然走错了楼层。

现在已经临近下班时间，楼道里人流开始散去。他深吸了一口气，尖刀无声无息地滑出衣袖，他把它反扣在肘弯里，用另一只手推开了诊室门。

至此，一脚踏进了红莲地狱，再难回头！

右手边近处，一个年轻医生正和一个患者交流着什么；左手边较远处，另一张诊桌前还坐着一个医生。他立刻蒙了，这明显不是他要找的诊室，也没有他要找的人。他想要无声无息地再次退出去，却不想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有什么事吗？”

较远处的那个医生突然站起身来，目光警惕，身体紧绷。

被发现了么？他看出来了吗？

就……

这样了吗？

他知道自己今天再难从这个房间里出去，就算是红莲地狱，也只能硬闯了！

就让杀戮从这里开始吧！

他挥舞着尖刀，率先向那个起身的医生冲去，狰狞扭曲的面孔像是从身体里猛然冲出了成千上万异世界的洪荒巨兽！

“杀光你们！”

“我要杀光你们！”

Gi Sheng  
Zai nan Xun



## 第一章

嗟余只影系人间，  
情深年长

一年前。

入夏。

这一片仿欧式建筑看上去是如此静谧安详，完全看不出里面是怎样的危机四伏。

全国横行的烈性传染性肺炎刚刚离开了这座城市，累成狗的医务人员们还没来得及喘匀这口气，冠状病毒的变异体禽流感又大摇大摆地驾临了。目前锁在这片仿欧式建筑里的确诊病例——两例，隔离病例——两例，不是亲友，就是同事，顾沅幽幽地想着：这位冠状大神的暗黑小箭射得还真的很准。

此时，他正穿着猴服，戴着口罩，汗流浹背、喘声如牛地行走在隔离区内。当他来到一号病房门前时，看着里面裸着上身、正以床和地为三角支撑，卖力做着俯卧撑的龙天，那心情就像坐在火焰山脚下吃着烧烤一般酸爽。

他还富有自虐精神地帮他数了数频次——一分钟六十三个。很好很好，这身体素质，直接拉到战场上也是不会吃亏的。

“怎么，被我的美好肉体吸引得都挪不开目光了？”

龙天做完一组练习，起身直立，拿了一块毛巾擦汗。顾沅无声地看着……此人果然是炫耀体的，瞧瞧这肩这胸，这腹这沟……他感觉汗液简直渍进了眼睛里。

顾沅无不讽刺地开口：“我就奇了怪了，像你这么欠抽的身体和长相，怎么会来当代表人类最高道德水平的医生？”

龙天“嘿嘿”笑着，肆无忌惮地显摆着自己的肉体。他本来就长了一张有棱有角的面孔，英挺的眉目配上金麦色的皮肤，在阳光下仿佛闪着光。此刻又是刚健完身，浑身大汗淋漓，矫健的身姿再搭配完美的肌肉，啧啧，简直荷尔蒙爆棚。

“时代不同了，现代医生也要打得过家属，斗得过医闹。像你这么文弱秀气，手腕细得跟鸡爪一样，爬三层楼累得跟狗一样，怎么能当好医生呢？还是跟我多学学吧，我教你，不收学费。”

顾沅似笑非笑地眯着眼睛：“我的力气只要够数钱就行了，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我看你身体挺好的，指标也都正常，明天就赶紧给我滚边上去，少在这里浪费资源。”

一听可以解除隔离，龙天的眼睛立刻变得亮晶晶的：“杨振羽去不？”

“不去。”

“凭什么！我们俩一起被隔离的！”

“凭我高兴。”

秒杀。

顾沅丝毫不理会身后大呼小叫的“你这是公报私仇”“你接了喜帖，却故意把我们关得那么远”“拆人姻缘不得好死”……他的心情似乎还晴朗了一些，就连身上汗湿的防护服似乎也没那么沉重，那么难受了。

偌大的隔离区因为只关了两个密切接触者而显得格外空旷。按照节省成本来说，应该把这两个人安排在隔壁房间才对，但顾沅挥舞着“公器私用”“不嫌事多”的尖刀，一刀斩断两人的联系，苦心孤诣地把这对情侣的隔离间安排在了上下两层，而且还是对角线的两端。

顾沅深吸一口气，又定了定神，这才悄悄地走到了另一扇房门前。

这个女孩比起几个月前越发沉静了，此刻正坐在床上安静地看着一本英文期刊。肥大的病号服掩不住她玲珑秀美的身姿，裸露在外的手臂和脚踝是那么精致白嫩，晶莹剔透，仿佛最好的玉石精雕细刻而成。她翻着书页的手指洁白无瑕，每根手指甲都剪得很短，指甲圆圆的带着粉红色，左手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由膨胀材料改造而成的戒指……

顾沅收回了自己近乎贪恋的目光，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过了一会儿，他敲了敲门。

女孩抬起头来，脸上很快绽开了笑容。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仿

佛……眼前的世界有了滤镜般明亮起来。

尽管如此，他发话的声音依然还是那么机械生硬：“查房。”

“嗯。我等你好半天了。”

杨振羽轻轻地笑着。虽然明知她的话并不带有任何特殊含义，但顾沅的心还是像被羽毛撩了一下。

“昨天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都说我没有被感染了。”杨振羽笑着回答，眼睛里却难掩一丝担忧，“荷依和安奇那边怎么样了？”

顾沅垂着眼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也还是挺好的。”

“你心虚了。”

“这不是你现在应该关心的事情。”

顾沅抬起头，以冷酷的视线面对她虎视眈眈的目光：“你和龙天，你们的身体都没有大碍，应该考虑去疗养区继续休养。”

杨振羽神色激动起来：“要走，四个人一起走！”

顾沅阴郁地看着她，一时间没有说话。

几天前，刚刚从抗击重疫前线退下来的夏荷依、杨振羽和龙天三人，正准备迎接惬意轻松的新生活，却因怀疑感染禽流感重新被隔离。夏荷依、安奇先后出现高热症状被送进了监护区，杨振羽、龙天无明显症状便在隔离区观察。从休养地刚刚返回的顾沅又一头扎进了定点医院，直接负责此四人的治疗和观察。这样一支B城最强战力的医疗小组居然齐齐落马，难怪龙天不时地感慨“天有不测风云，阴沟里也能翻大船”。

杨振羽又问：“确定了吗？是禽流感？”

顾沅神色黯淡地点点头，张口正要说“送到百伽图医院复查的标本已经有结果了，是与之前的急性肺炎相似的病毒，只是这一次病毒又有新的变异。病毒学家也说，这种病毒这么快就产生了变异，只怕更为凶险”，他想了想，又换了一句别的：“好在这次有经验了，传染源扑杀及时，隔离迅速有效，只出现了个别散发病例，我也能够……”他顿了

一下，最终换成了另一句，“只看着你们这几人作死。”

视线可及处，那粉红鲜嫩的双唇一瞬间垮了下来。

不顾对方的冷嘲热讽，杨振羽以跪拜之姿对着顾沅，恳切地道：“我是一名刚刚经历过重大疫情的一线医务人员，请允许我参与医疗行动，全力救治荷依和安奇！”

顾沅想也不想：“不可以。”

“哪怕只是查查网上的文献！”

“不可以。”顾沅加重了语气。

“你知道我和荷依是生死之交！”杨振羽的眼睛里像是有血光，“在诺华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是室友，在百伽图医院的时候我们还是室友，甚至在地震的时候……我绝不会抛弃她一个人离开的……”

顾沅冷冷地看着她。

“就算，你是当初被抛弃的那个？”

在地震的废墟里，龙天罔顾同样生命垂危的杨振羽，把唯一一支救命针剂用在了中蛇毒的夏荷依身上。

杨振羽怔了一下，嘴角却慢慢滑出一个坚定的笑容。

“是的，哪怕我曾经是被放弃的那个。”

“我和龙天一样，对夏荷依，永远不抛弃，不放弃。”

顾沅心情复杂地看着她，目光强烈，似乎就连模糊的背景也跟着摇晃了起来。

你根本不明白这世界上谁真正对你好。

带着永远无法说出口的哀伤，他微微避开了窗外直射到眼睛里的阳光，缓缓回答道：“你知道的，我从来就不会拦着别人作死……”

顾沅收回自己摇曳的目光，回到那副自己习惯了的讽刺面孔。

“我只希望，你不要对今天这个决定后悔。”

从隔离区离开后，顾沅像经历了一场大战，身心都疲惫不堪。他略歇了歇，舒出一口长气，这才起身返回，走进了医疗指挥中心。刚一进屋，他就面容整肃地下达起指令：“新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么？三床病人的肺片呢？好，把前两天的肺片也拿过来。灯箱打开，快！”

自从顾沅出现在这间办公室后，时钟就像被调快，所有的静物都活了。年轻医生迅速跑动着，把刚刚取回来的X光片插在灯箱上。另一个医生跑去拿来前两天的片子，也迅速插在了灯箱另一侧。

顾沅背靠着办公桌，抱着双臂，青白的灯光下，他的目光看上去无比冷峻。

“三床病人的情况从肺片上看没有恶化，体温怎么样？”

“昨天晚上高烧两次，上了药以后，今天上午转成了低烧。”

“呼吸情况呢？”

“氧合还算平稳，比昨天的情况要好。”

顾沅点点头：“应该是扛住了。不过仍不能掉以轻心，继续密切关注各项指标，继续支持治疗，如有变化随时通知我。下一个，六床。”

下级大夫们又是一通忙碌，新的片子放到灯箱上以后，顾沅看着片子，久久没有说话。

主管医生小心翼翼地汇报着：“六床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又因为还是孩子，我们在用药和剂量上颇多掣肘……”

安奇。

这个杨振羽、龙天都特别关注的六岁孩童，有着堪比天使的纯真容颜和超越年龄的灵气逼人。可是自从进了这间病房，就一天天在昏迷中沉睡。顾沅没有经历过那些撕心裂肺的陈年旧事，他纯粹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冷静地审视着这个病人。

“上激素了吗？”

年轻医生面露惊讶：“可是他只有六岁啊，万一继发股骨头坏死就是终身残疾了！”

顾沉严厉地扫过一眼：“可如果不上激素的话，他可能连六天都熬不过去！”

两人还没说完，只听见后面“砰”的一声。一回头，就看见吴子桐双手撑着桌子，正大口喘息着，面色像鬼一般苍白。

作为医生，吴子桐非常优秀，而作为母亲，她经历了无数坎坷。她的第一个孩子安格，因为重症再障没有成年就夭折，随后她以高龄生下安奇，倾尽心血希望他健康长大，却不想又遭遇了这等事——她衣不解带地冲到医院，刚一进门，就看到了灯箱上挂着的肺片，听到了顾沉刚刚的决定，顿时如天旋地转一般，再也立不住身子。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病魔已经夺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难道还要再来一次！

这一刻，身为医生的理智和冷静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教科书上的一字一句在心中撕得粉碎！此刻她只是一个母亲，向一切可能或者不可能甚至是诸天神佛发出呐喊——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把他带走！我想要他健康快乐地长大啊！哪怕违背人伦，哪怕天理难容，你们怎么忍心再给他这么重的伤害和磨难？你们都冲着我来好了！你们都冲着我来啊！

恍惚中，不知谁的手伸过来，想要扶起她。她连忙如同救命稻草一般紧紧抓住，颤抖得不能自己的声音像沙子摩擦着玻璃：“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小儿子！求求你顾沉！你一定要救救他！”

顾沉扶着她胳膊的手突然一紧。

顾沉深知自己是怎样一种人。他时刻警惕着和别人的距离，不希望任何事扰乱自己的心绪。我是一个医生——他时常告诫自己——任何违背医学规律的诉求都是不予理睬的。但不知为什么，此刻被她紧紧地抓着胳膊，感受着那震颤灵魂的无声呐喊排山倒海般传递过来，犹如猛兽一般钻进他的血脉神经，在他的心上豁开了一个大口子！



拼命拍打房门放声哭喊的自己。

在寒冷的夜里赤脚奔跑的自己。

站在雨里看着棺木缓缓下沉的自己。

躺在巨大的粉笔画中以为自己会无声无息死去的自己。

他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深渊面前，明明心里十分清楚，却还是忍不住往前走了那一步。

他听见自己用绝对不属于顾沉的语气说：“吴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想办法治好他！”

## 2

这几天，夏荷依一直处于半醒状态。

其实她的精神状态本不该这么差的。或许她只是想沉溺在那样美丽而又芬芳的梦里，不想面对铁血残酷的现实。

“你又来了。”

他又一次出现了。

少年有着一头柔顺的头发，如同火焰一样飘飞在风中，挡住了他那双邪气而又绝美的眼睛。目及之处，只能看到他那鲜红欲滴的双唇，微微勾起一个魅惑妖异的角度。

那是，从未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现过的颜色。

“我们一起去玩吧。”

少年牵过她的手，指尖奇怪地没有温度。可是她贪婪地看着他那乱发下漆黑明亮的眼睛和温柔覆盖的睫毛，总觉得他看上去那么真实，那么美好，这些年来竟未变丝毫。

时光可耻地把他停留在宝石一般的十七岁，却把光阴留给别人慢慢变老。

夏荷依突然有些恐惧，她看看自己的手，又摸摸自己的脸，慌张地